

编者按:从三月里款款走来的女子,仿佛盛开的玫瑰,如春风一般明媚,似阳光一样灿烂。本期推荐两位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广西女诗人,她们的诗歌作品在全国各种文学期刊上频频亮相,也在一些诗歌赛事中获得佳绩——

# 日常物事美学的诗意阐释

## 由女诗人夕夏的诗歌说开去

□黄秋(瑶族)

如果说,诗歌是由字符、词句堆砌起来的一座座精美建筑,那么它们绝非苦思冥想得来的梦幻楼阁,而是诗人升华其日常所历、所思,在凡俗的人世间精心构筑起的情感“象牙塔”。在这里,诗人沟通尘世万象、触摸内心世界;在这里,诗人得以诗意栖居,安放无处安放的诗性灵魂。广西女诗人夕夏的诗歌正是这样的诗意栖居,基于日常物事,而又超越日常物事,艺术化地阐释了日常物事美学的深刻内涵。

从古至今,那些动人心弦而又具有永恒美学价值的诗篇,往往都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呈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诗经·关雎》中那位追求“淑女”而不得,“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君子”的憨态,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哀而不伤”的诗歌美学。夕夏的诗亦是如此,凡常的物事经其魔术般的点化纷纷成了诗抒发的对象。日常烹炊、日暮出行、高原旅行、闹市烧烤、清明午后、院内读书、小庙祈祷……无事不可入诗,无事不可抒怀,甚至“厨房的粥煮焦”等也都成了诗人触发内心汹涌澎湃诗意的因缘。街道、长影、苹果、落叶、月亮、鹿群、白桦林、打火石、雨珠、水鸟、湖面、马匹、鸽子、蒲公英、牛羊、雪山、秃鹫、牦牛、风琴……无物不可入诗,无物不可审美,甚至带有浓重人间烟火味的“青菜”和“柴米油盐”,也成了她寄寓诗情画意的媒介。

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美或现实美是不存在的。他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只有艺术美才是真正的美。诗人就像一位技艺出众的画家一般,通过随性的点染,将寻常的物事点化为蕴含其胸中沟壑的艺术美。比如,《2.14:致先生》一诗,“先生,厨房的粥煮焦了/灯盹间隙,太阳从卧室移居客厅/楼下喧闹的生活安静了/偌大街行人寥寥,阳光拉长影子/我重新清洗青菜,三餐简易/没有惊喜和意外打扰生活”……诗的开篇,没有惊喜和意外打扰生活,写到西方情人节,却从极为寻常的烹炊场景入手,以随性的姿态,细致地表现煮焦了的粥、光影的变化,以及户外喧闹、安静的更替。其中的场景和物象虽极为寻常,却在诗人看似随意的组合之下展现出一种慵懒而又温情的氛围,颇得古典诗词比兴之法。这个本应当洋溢着浪漫和温馨的节日,诗人面对冷清的大街和斜长的影子,不能不因之而略感无聊

与寂寥。但正如诗人自己所言:“诗歌,是我内心安静与强大的‘神’。我深信,词语的出现,可以让我对抗生活的琐碎与生命的无聊。”她又以达观的境界和诗性的语言,恰如其分地克制了这种消极的情绪,旋即重新拥抱了清洗青菜、烹煮三餐的日常,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从容与优雅。在这个人间满目热闹悄然隐退的寂寥之夜,有些人“盼望甜言蜜语”,有些人“盘算柴米油盐”,有些人“在一个夜晚耗尽了整个春天的童话”,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却只是“相互握着两只冰凉的手”,显得淡定自若得多。最后,诗人引用博尔赫斯《盲人》中的名句“我会知道我是谁,在这个珍贵的午后”——没有唧唧我我,事实上,这也正是“情人节”之长情的自我定位。与同类诗歌相比,显得蕴藉许多。

文学言语行为理论认为,文学绝不是对现实的被动反映,它同时也创造自己的文本现实。夕夏虽习惯于表现日常生活,却又能够透过寻常发现常人所难触碰的生活之美。在《时间喂养你薄薄的唇》中,诗人描写了一次难忘的雪域高原之旅,单从“蒲公英”“牛羊”“秃鹫”“僧人”“酥油光”等意象上看,似乎与常人的体验并无二致。而夕夏的独特之处,则在于透过这些寻常的高原物象,呈现出中国古典诗歌“立象以尽意”的美学特质,揭示背后蕴藏着的深沉的哀愁与悲壮。尽管“河流安静”“波浪温柔”,尽管雪域高原的暮色透露出圣洁的光芒,却难以掩盖追求诗和远方的旅人的难言苦痛。诗中那一把破旧的而被霜雪覆盖了声音的“旧风琴”,似乎就是千千万万与诗人一样,饱受庸俗生活之苦而寄希望于诗和远方的旅人的象征。诗人的难得之处,则是在难以掩抑的深沉的哀愁之下,受到圣洁景象和时间的双重洗礼,在暮色苍茫的雪域高原之上,透过静观与反思,洗涤了生活的疾苦,高声唱起某位故人传授给她的歌谣,在充满泪水的双眼中装满了预示光明与希望的晨曦。

当然,诗歌的日常化与陌生化又是辩证统一、相得益彰的,夕夏的诗也遵循了这一内在艺术逻辑。“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是使形式变得模糊、增加感觉困难和时间的手法。”夕夏的诗自觉运用了这种“陌生化”的理论,使其形成强大的艺术张力。这种艺术张力

首先源自于诗人对语言与物象的非常规甚至看似矛盾的搭配。比如,《西府院读书》中“纸张喂养书中小兽”,用“纸张”喂养“书中小兽”,想象新颖而独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独特的阅读体验。又比如,《时间喂养你薄薄的唇》,诗题就是非常规的组合,常人很难将“时间”与“薄薄的唇”联系在一起,更不会想到“时间”竟然能够喂养“薄薄的唇”。这种新奇的搭配,当然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随意的涂鸦。它不仅很好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致,也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想象,有效地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夕夏诗歌陌生化手法所产生的艺术张力,又源自于其诗篇不同寻常的内在结构。古人作诗注重内在的气势和精神,而推崇全神遗形的艺术境界,诗歌结构亦习惯打破通常行文逻辑,呈现出灵变跳脱、不拘一格的风格。夕夏的诗在结构上与古人这种艺术追求不谋而合。她的诗歌往往呈现出不断跳跃、似断实联的特征,内在的诗意在这种跌宕自由的结构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比如《故乡词》以南方田野里的鱼开篇,诗人思绪由眼前逐渐延伸到了远方,将“白鹭”“风车”“白桦林”“樟树”“香蕉林”“山”“鞋子”等看似与故乡风马牛不相及的物象串在一起,读者初读时往往难以把握其飘忽的思绪,尤其当读者读到“铁轨伸进稻田,像钳子咬紧/这座山,我丢失了鞋子”,更加感到不明就里。然而当我们再三品味之后便会发现这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正是将身处异乡的诗人与故土相互联系的恰当媒介,写出了生活于北方的“我”逐渐迷失自己与故乡的联系,深沉而又浓郁的乡愁之情不自觉地溢于言表。

夕夏又是一位善于思索和内省的诗人,所以她习惯于通过日常生活的场景和寻常的物象揭示生命的真谛和意趣,借有形以写无形,化无形为有形,古人所谓“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以及“指事造形,穷情写物”,其旨归正在于此。她的诗歌以女性特有的灵性和才气,在日常化与陌生化的辩证统一中,洞悉了生命的本质,呈现出生活的质感,较好地完成了日常美学的诗意阐释。

# 唤醒内心深处的忧伤和疼痛

## ——青年女诗人雅北组诗《星象师》印象记

□刘月潮

一种臆想,对爱的一种冥思,诗的落点不是“我”,也不是“你”,而是时光,时光穿透了时空,诗人的旅行具备了如此忧伤的生活密度,时光流逝的意象又是如此纯朴自然,让人在心中不由自主地感伤诗人遭遇的一切,当连“你发辫中的窗帘/被定下出租的意愿”,这思念与被辜负的反向让人更加伤感,营造出堪比李清照“人比黄花瘦”的苍凉意境。雅北的诗用最世俗的词句入诗,用最细微的洞察入心,用最寻常的叙事感受世道人心,织就了生命中不为人知的诸多暗影。令人感喟生命深处潜藏的忧伤,感知来自生命深处的疼痛。

优秀的诗作总是直抵人灵魂的深处,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成为心灵的一种负重。“天气预报说要降温/小雨/就要穿上厚衣服了么/我依旧忧郁/把藤蔓缠绕上枝头/沿河岸行走/我眼中的嫩蕨/已盘好墨绿的肋骨/看这扩散的群山/纯净而被认可的色调/慢慢转化为柔情/同那些礁石色,棕色,聚成冷寂的对比/一切阴霾终会过去/垄上初黄。/我希望日子慢点/不见落叶/甚至可以重回到秋天/初识之前/不/就是现在/现在我想你的时候/星辰满天”(见组诗《星象师》之《思念》)。

雅北总是善于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捕捉通向人性幽微深处陌生的小径,然后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思念》中小雨、降温、穿上厚衣服、缠绕上枝头、墨绿的肋骨、扩散的群山、垄上初黄等等一连串富有生活质地的意象凝聚成时光隧道中一条思念的双轨道,雅北总把浓烈的情感藏在那些岁月的藤蔓里,让它们沿着一处处生活的缝隙不动声色悄然地生长,这种感伤是雨后的春光,清新脱俗,自然质朴,透着晶

莹剔透的质感。

《星象师》如果说是用星象作为喻体,那么就以“我”和“你”作为本体,构建了你我和星象师在意象转换之间思念的顺序,从而忘了应有的沉默。“我发声/是因为婉转/在山里/我复制秋天。现在你返回庭院/每间房间积蓄的复杂的情感/我改变思念的顺序/忘了沉默。”雅北用朴实的语言对人类复杂的情感一点一点地去感知与触摸,就像清水塘水面的涟漪丝丝微微地颤动。这是一个诗人行走在人类复杂的情感中一种深度的迷恋与迷失,才让读者如此心动与心碎,才令人如此忧伤与疼痛。

雅北擅长对生活中细小事物的感知与捕捉,比如小桥流水,清风明月,让那些平常的词语产生错位,唤起读者的错觉,让那些句子产生意想不到的张力,让那些意象一次次发生碰撞,产生转移。《你知道腓尼基人吗》《马步岛一日》《陈年旧土》等都是从生活中普通的场景以及细微的事物开始发力,用看似漫不经心的笔触进行意象的叠加和朴素的渲染,对意象进行转换,对文本及逻辑进行重塑,这是一个成熟的诗人才能有的独到表现。

《旧时》《星星的姓氏》《窄门》同样贯穿着雅北一贯的风格,对人生细微的体察,对细小事物的醉心,对生命印迹的一种追寻。《旧时》是对时光的一种追溯,“门槛上的星/风/卧在静止不动的手上。”诗人对世界有着与众不同的认知与辨识。同样的辨识体现在《星星的姓氏》,“那个邻居不会出现了/一只花鸠/山梁中忽进忽出”。诗人似乎对死亡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当我们正视死亡,死亡便化为美好的事物,而生的过程则是对死亡的沉淀。

《窄门》中则以意象之间的不断提升去终止时间的钟点,《窄门》是时光之门,也是生命之门。雅北的诗一向着眼于诗的整体意境,从不拘泥于字句之间,水,化为山的水,山,成为水的山。

读完雅北的组诗《星象师》,我才明白了这不是世界对诗人的抛弃,而是诗人对世界的一往情深。当诗人在用最细微的方式感知这个世界生命深处最细微的律动,而这个世界却永远感知不到诗人存在的。这或许是一个诗人独处一室写诗的最好方式。

雅北算是广西诗坛的新秀,她出生于书香之家,受父熏陶,自小饱读诗书,得益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才开始发力,诗作频频发表于《诗歌月刊》《草堂》《广西文学》等文学期刊,昭显了一位青年诗人巨大的发展潜力。不可否认,当下雅北的诗歌创作其自身还存在一些不足,如缺乏必要的探索,过于拘泥小情小境,文本不够厚重,其视野也不够开阔等,但我相信雅北定会正视自己,我对她怀有更多的期待。

这个世界不要你了。

在读广西青年女诗人雅北的组诗《星象师》(刊于《诗歌月刊》2021年第10期)时,我脑子里忽然蹦出这句没来由的话。

事实上,这个世界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存在,人类的诗性被蒙上了尘埃,湮灭在人间的烟火里,那深邃璀璨的夜空,那星星点点闪烁的萤光,我们早已感知不到它们的意蕴,而充斥在天地间的却是人造的霓虹灯光,是那些人工设计出来的光怪陆离的灯火,也许是我们越来越庸俗了,或许这个世界真的不要你了。

但在这个世上,有追求的诗人总在努力营造着一处与众不同心灵的家园,诗人的心总在敏捷地感知着这个世界内心深处的悸动,一心捕捉着自然界万物的律动,感应着藏在人类生命深处的忧郁与痛苦……

雅北无疑也拥有这样一颗感知世道人心与世间万物的诗心。“今晨醒来我注意到你已不在此/门外小片樟子松林/昨晚的雨下透了/清静的阔寂中/我梦见四轮马车已经驶远/在浅浅的河滩/它停下来随后/会有什么人掬手/把空气中的一些冷的心事拢起/一个人旅行了这么长时间/却没有一件事需要了解/一片灌木蔓延过田野上一年没有消失的/今年也没有消失/矮得像湖尽头细碎的涟漪/绕过疏林/你回家了/一只野雉抬起了左足/遥远的睡意/冰凉略带水汽/我们的存活真够呆板了,你发辫中的窗帘/被定下出租的意愿”(见组诗《星象师》之《旅行》)。

《旅行》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对时光中旅行的